# 漢書補注

# 惠帝紀第二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已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

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卽位爲恩惠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賜民爵之始趙策趙勝受地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是古但賜民金也先謙曰官本注卽作鬭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補注何焯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姚鼐曰此中郎乃天子禁

中親近之人其所任乃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
言郎侍於中非以郎中爲官名也外郎者外廷郎也其所任乃顯
武以後三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在司馬門
中其周廬之外爲外也漢初所云中者宮禁之中而殿署在司馬
門中皆爲外矣先謙日姚解郎中未安案百官表郎中令秦官屬
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云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
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
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令以郎中爲名若中大夫令中書謁者令之
比是秦世郎有郎中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尤漢初
有郎中之明證贖綍隱魏瑺辭辭艸議郎無所見波黠傳臣得爲
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顧也吾丘壽王傳遷侍中中郎東
方朔傳上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合諸傳參之中郎侍郎親近天
子之官郎中較疏郎中呼爲郎別無外郎之名也此云中郎郎
中者蓋漢初之郎中爲中郎官之長故其長官謂之郎中令官署
謂之郎中署覯騎亦曰郎中府說縉蘇說中郎爲省中其義是
矣所謂外郎卽散郎則叔孫通傳高帝悉以通弟子儒生爲郎此
類是也其後於郎中上增議郎中郎侍郎諸官比漢
初之中郎而郎中反退居末秩等於漢初之外郎耳
**中郎不滿一**
**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
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
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
歲二歲耳補注劉放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令不滿
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故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
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姚鼐曰此合十九等之爵選加而上

故一級貴於萬錢與元年民贖罪賣爵之級不同

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大官尚食用黃金釦器案尚食亦宦官也蘇與曰尚郎中疑文誤倒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廄之馭者後又令為騎因謂騶騎耳[補注]沈欽韓曰執楯執戟二者亦郎也滑稽傳優旃呼陛楯郎東方朔曰位不過執戟

太子御驂乘

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㠯上太子之官屬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㠯上萬五百石二百石㠯下

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㠯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蓋備其等也

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斤上壙上也如淳曰斤開也開土地爲冢壙故㠯開斤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補注]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先謙曰官本改上作土張照云監本宋本俱作斤上令以服如注意詳之定爲斤土服注斤上壙上也

二上字亦並正周壽昌云斥上茲當時自有此稱若訓壙更不必加稱壙土此如穿中之類名之曰穿不必曰穿壙中也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孟康云壙藏也上也方上與斥上事皆一類見張湯傳注不聞作方土也直萬錢官本作直錢萬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已上六金五百石已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補注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周壽昌曰鄧云中間廢今復之也復與廢對舉不必更加復字宋因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也之語故云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已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文穎曰言皇帝者已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所已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閹寺也盜械者凡已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梏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補注沈欽韓曰此頌繫卽唐律之散禁非謂不入陛牢也先謙曰

官本注跲作祉是荀紀謚械作刑械頌繫作容繫容頌古通顏沈說是

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姨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嬗音遠補注沈欽韓曰城旦舂本當髡鉗今皆完男鬼薪女白粲也漢舊儀凡有罪男髡鉗為城旦女為舂[illegible]皆作五歲完四歲[illegible]歲鬼薪二歲男鬼薪女白粲皆作三歲罪為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為作如司寇皆作二歲男為戍罰作女為復作皆一歲[illegible][illegible]後周世改為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因隋制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

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已上及不滿十歲已下皆完之也鬄音他計反〔補注〕先謙曰完謂免之也荀紀作免之又曰吏所㠯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㠯爲民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今吏六百石㠯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荀紀作吏六百石以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補注〕錢大昕曰案班史本紀之例諸侯王薨書名不書諡惠六年齊王肥呂后二年恆山王不疑七年燕王建之類是也而惠元年趙隱王如意文元年楚元王交則兼其諡書之景帝中六年梁王薨則又失書其名矣又諸侯王生不稱諡高帝紀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是也而惠二年齊悼惠王來朝則生而諡之矣丞相相國薨不書姓惠二年相國何五年相國參景二年丞相嘉武帝太初二年丞相慶是也而文二年丞相陳平四年丞相灌嬰成帝綏和二年丞相翟方進又并其姓書之皆義例之不一也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㠯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補注〕王念孫曰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云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令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御覽封建部一引此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補注〕周壽昌曰成帝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賈級千錢蓋視惠帝時每級又減去千錢矣

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補注〕齊召南曰胡三省云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召南案功臣表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何焯曰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所不及也先謙曰通鑑云始作長安城西北方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爲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呂子爲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王呂母爲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爲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爲太后也〔補注〕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詔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平蓋齊內史本詔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爲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爲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爲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先

謙曰太后無虛尊之理魯元子偃未王此太后不繫之齊義將何屬齊王尊魯元爲太后特一時權計以圖免禍豈必除魯元之稱而後得爲齊太后乎劉說悼惠公主兄弟固是正理然此時惠帝乃公主親弟尙將爲其壻何有於齊王之虛尊顏說未可駁也城陽楚漢閒郡秦瑯邪郡屬地也本志爲城陽國今沂州府莒州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補注錢大昭曰家人漢紀作人家五行志作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則作人家者是先謙曰蘭陵東海縣在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厭四百餘人

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陽則屬平原此紀作郃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表作合陽證之此郃字譌也然水經注已謂是郃陽矣錢大昭曰侯薨不書此何以書以高帝親兄且故代王也先謙曰作郃陽是說見地理志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年隕石縣諸一

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補注齊召南曰顏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冶則泉州地屬閩越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

東甌王都溫州永嘉地非泉州地也錢大昭曰搖漢紀作繇字同漢書徭役字皆作繇周壽昌曰越世家句踐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補注何焯曰諸侯王遠近地與故隸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月

秋七月都廄災補注沈欽韓曰黃圖都廄天子車馬所在

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爲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欲字引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補注王鳴盛曰惠帝時年二十景帝後三年皇太子冠卽武帝也時年十六昭紀元鳳四年帝加元服時年十八哀紀成帝爲加元服時年十七平紀帝崩年十四始加元服以斂案古者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漢初經典殘闕天子冠禮無明文故無定期

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黃圖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宜陽雨血補注先謙曰五行志

在二年宜陽宏農縣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五十里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豳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補注】先謙曰說詳五行志作十月漢紀作三月

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補注】沈欽韓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

五年冬十月靁桃李華棗實【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爲草妖又以爲常奧之罰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城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漢舊儀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一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壅今赤加火堅加石父老相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爲城水泉深三十餘丈地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先謙曰史記二年乃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引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

賜民爵戶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是年置左右丞相

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補注】

先謙曰官本賣作買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劉攽曰子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爲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樊噲也補注先謙曰通侯薨不書因噲妻呂后女弟黨於呂氏特書之爲劉氏得安也

起長安西市 補注沈欽韓曰文選西都賦注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黃圖云西市在醴泉坊

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幷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 補注宋一新曰公卿表及嬰傳嬰爲太尉在孝文時此時未爲太尉紀追書之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危十三度

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然末至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人家就其間得能骨一具鮫骨二具先謙曰五行志先晦一日在七星初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先謙案帝十七即位自是年爲始得年二十三瓚說誤也

九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

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七引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已先謙曰官本注十作五引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安陵續漢志屬扶風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師古曰篤厚也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補注王念孫曰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築復道非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注瞿然無守之兒案瞿然卽駭兒也訓爲無守兒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注懼讀曰瞿瞿然無守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注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爲失守兒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爲無守兒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莊子徐无鬼篇李頤注瞿然驚兒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竝與瞿然同說文本作𥄎云𥄎目驚𥄎然也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

戕夫人因以憂悲夫
疾不聽政而崩

惠帝紀第二終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補注吳仁傑曰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稱姓舜之姓姚四岳稱有呂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於夏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伸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邑姜春秋所書無一稱不然於卿大夫書氏書名書字舉某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於內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系以字或系以諡或系以父國之或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風紀季姜蔡伯姬之類是也陸淳云以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季姜氏氏配姓也高后紀古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政和中嘗用議臣之請改公主郡縣主為帝姬宗姬族姬蓋誤認王姬之稱不知春秋之書王姬猶紀季姜系以父國云爾徐氏卻埽編載之議者之言謂國家趙氏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是誤以氏為姓也左傳有葛嬴懷嬴要當易姬為嬴乃與古合今命婦疏封止稱父氏而不以姓挈氏亦沿襲之久莫循其非先謙曰錢大昕養新錄云戰國氏族之學久廢秦改封建雖公族無議貴之律民知有氏不知有

姓高帝起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考何知族姓所出故項伯婁敬賜姓劉氏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史記書姓劉氏此漢制誤於三代者後人謂漢堯後本祁姓譏史公昧於姓氏之別斯爲誕矣漢爲堯後說本向歆史公時本無此說卽云晉見左傳而劉夏劉卷亦載春秋安知漢劉必爲祁姓非姬姓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後姓與氏合經漢之世未嘗自言姓祁載筆之臣安得輕議閩姓帝姬之議出於蔡京京陋不學而後來議者乃謂趙本嬴姓當稱帝嬴尤爲迂誕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惠帝卽位尊呂后爲太后補注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卽位尊爲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補注何焯曰名之名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求備周壽昌曰外戚傳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五行志云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家志則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呂氏子宏可證太子宏爲孝惠所生也燕靈王傳云有美人子太后殺之絕後正言燕王美人子卽王子也此可例推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補注錢大昭曰他紀皆云某日太子卽皇帝位此處書法不同蓋呂后臨朝稱制與自立無異且太子是後宮美人之子不旋踵而爲呂后幽廢與恆山王無異故變文

書之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胞胎〔補注〕錢大昭曰四王台呂王產梁王祿趙王通燕王封年不同此總敘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元年封呂平扶柳侯呂種沛侯四年封呂他俞侯呂更始贅其侯呂忿呂城侯八年封呂莊東平侯此言六人為列侯亦總敘之呂祿為胡陵侯續建成侯釋之後呂頡為臨光侯乃婦人不在六人之數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參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補注〕錢大昭曰二千石謂郡國守相也案其文義當是二千石各一人言令各舉一人也若郡以二千石秩加之必不能如此之優顏說非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為趙王幽殺之應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

表曰皆吕氏子也吕孝惠子侯音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補注〕周壽昌曰如引侯表語今表無之又此注宜在壺關侯下彊與不疑徑封王未爲侯與以孝惠子侯語尤不合也不疑於二年死彊於五年死故皆未列表惟宏朝武三人在恩澤表表稱襄城侯義後立爲帝仍改名宏不疑爲恆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避文帝諱改曰常因弘爲襄城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先名山朝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爲壺關侯〔補注〕全祖望曰據恩澤侯表尚有平昌侯大史記云後嗣呂王明爲呂氏之子故本書亦見之異姓之王表而封侯之年據恩澤表在五侯之後故史漢本紀並失之秋桃李華

二年春〔補注〕蘇輿曰案下云春正月則此春當作冬功臣表載此事亦但云高后二年無春字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勑同其字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虯反他皆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爲先後之次〔補注〕王先慎曰高祖已前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此復詔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欲以恩結列侯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

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酈商
潁陰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王陵列侯幸得賜餐錢
奉邑應劭曰餐與飡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吏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勝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孰食曰
飡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蘇正所食也四時得問賜是爲飡錢飡小食也師古曰餐飡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飡所謂吞食物也
餐錢賜厨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補注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算錢算故作弃景祐刊誤謂
弃非租稅當改爲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沈欽韓曰唐於月俸之外諸司各有食料錢蓋肇於漢也先謙曰官本注
于作千是也陛下加惠吕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
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補注先謙
曰在今階州西北百六十里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補注先謙曰道字衍前漢爲武都縣後漢加道
耳在今階州成縣西八十里五行志作武都山崩而無羌道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
行志同秋七月恆山王不疑薨補注沈欽韓曰史記立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荀紀同此傳寫
譌落也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呂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補注）宋祁曰注文莢字一本作鋏非是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補注）錢大昭曰江水下脫漢水南監本閩本有漢紀亦作江水漢水溢流周壽昌曰何焯校小板宋本江水下有漢水二字案五行志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則應有漢水二字志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四千餘家紀八年亦書夏江水漢水溢志云復出者承三年水出而言紀於八年江漢二水并書則此亦不容漏矣先謙曰汪本官本有漢水二字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太后幽殺之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葢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也字下衍也字今去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恆山王弘爲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

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卽不疑也㠯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㠯爲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爲襄城侯者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外戚傳及異姓王表仍作義五行志秋河南大水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㠯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補注]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爲寍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全祖望曰或謂佗改南海爲南武引南武侯織以證之非也據史記佗未受漢封時自稱南粵武王及僭號自稱南粵武帝此是脫文漏去粵字或謂佗改南海爲南武其說無據益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當在今溯州汀州之交故織以閩粵之族侯於其地而並非尉佗之臣豈肯取尉佗所改地名以署其國是時織與佗已並爲王則佗欲爲帝又不肯取織封侯之小縣以自名也審矣益南海之有南武猶東海之有東武並非佗改南海之名而名之也親東粵王之反亦自稱爲武帝則知或說非矣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南越武帝全云本書脫文是也古帝王多有生號韋說失之但亂世草澤之雄各自爲制顏氏必以爲稽古亦太泥矣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

其令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劭監本譌作邵今改正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邑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狄譌地今改正狄道今蘭州府狄道州治阿陽在今平涼府靜寧州南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補注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錢大昭曰者南監本閩本俱作也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營室九度呂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邪王補注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祿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呂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爲王又云病困以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祿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紀之誤也先謙曰祿產將南北軍係后病困事見史記至外戚傳惠帝崩云云及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皆總敘之詞非誤也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補注錢大昭曰九月荀紀作八月蘇輿曰史記通鑑作九月荀紀誤南越侵盗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張釋卿恩澤侯表作張釋無卿字燕王劉澤傳作張卿無釋字錢大昭曰恩澤侯侯自張釋卿始張卿張釋傳表互見史記表及後漢書襄楷傳作張澤此又作張釋卿先謙曰匈奴傳作張澤史記作中大謁者張釋古釋澤同字釋其名也卿蓋美稱若言某甫矣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恩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署之令丞補注錢大昭曰注恩閹本作異先謙曰官本作異是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

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補注〕先謙曰史記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爲下文南北軍張本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補注〕宋祁曰案蔡邕云皇子封爲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謂之諸侯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補注〕宋祁曰景德本滎作滎先謙曰作滎是也詳見惠紀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師古曰紿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以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

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之往也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吕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吕老人或吕爲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麐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麐音几補注王念孫曰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詞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補注先謙曰史記遊下有獵字荀紀從漢書通鑑從史記過其姑吕嬃張晏曰嬃音須師古曰吕后妹補注宋祁曰吕嬃樊噲妻封臨光侯錢大昭曰說文嬃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離騷女嬃之嬋媛王逸注屈原姊也詩正義引鄭注周易歸妹以須亦云屈原之姊名女嬃是須與嬃古字通吕嬃爲吕后姊也王鳴盛曰陳平傳高帝命平斬噲道中計曰噲吕后女弟女嬃夫則其爲吕后妹甚明嬃蓋姊妹通稱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吕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它人守也八月庚申〔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八月當作九月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補注〕劉攽曰案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爲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先謙曰史記通鑑亦作行事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蓋窋前雖眞爲御史大夫高后已詔張蒼代之蒼未任事以前窋尚在官故僅謂之行事參觀紀表可得其實任敖傳云窋誅諸呂後坐事免闓[illegible]韙案文紀勸進已書御史大夫臣蒼知所謂坐事免者仍指高后時言窋雖有誅諸呂功已不預迎立文帝之事矣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令無賈壽蓋闕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因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呂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爲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補注〕宋祁曰驍邵本作以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卽信之一名齊召南曰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節最烈沒未得封故疑紀

成郎信耳不知紀成名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時則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滎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時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爲項王死事一高梁侯酈疥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樅公宜有封爵而侯表無之必是其人並無子孫可封晉灼及師古說權有證据放說非也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補注錢大昭曰內讀爲納下毋內相國產殿門殿門弗內並同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補注吳仁傑曰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南北軍雖號爲兩軍相表裏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請覆脫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爲衛司馬衛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爲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卒敗於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觀先謙曰通鑑胡注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

軍中侯掌監五營到注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侯以監五營又據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益衛尉所統班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勃入北軍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毋內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郎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彷徨不進之意也徘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補注〕錢大昕曰史記誦作訟韋昭云訟猶公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補注〕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日字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補注〕先謙曰馮唐傳為郎中署長郎中府即郎中署也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

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補注先謙曰官本殺作斬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補注周壽昌曰案前後有兩少帝前之少帝即後宮美人子於高后四年幽死後之少帝爲恒山王弘也亦明前幽死之少帝實爲孝惠子也先謙曰軹侯朝爲恒山王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呂平侯太爲呂王更名呂曰濟川所謂三弟爲王者也史記作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梁是呂之誤時梁王乃呂產也復其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終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補注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周壽昌曰案民作人承唐時諱本非有異也唐諱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兩漢書注多如此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眾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眾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補注錢大昭曰六朝人稱妾母為姨即此意但不知姬有怡音因變文為姨此俗間之謬耳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為姨豈可以稱眾妾顏謂姬不當音怡失之李慈銘曰姬妾是一義姬姜是一義二義異音瓚說本當時官書豈容臆造若云因周姓貴而為婦人美稱何以無稱姜者乎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為

代王補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齊召南曰監本作立子恆爲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爲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今從宋本都中都補注先謙曰中都太原縣在今汾州府平遥縣西北先都晉陽見高紀此從都也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補注先謙曰漢初諸王國羣卿大夫如漢朝此代國之郎中令也下文云張武爲郎中令則漢朝之郎中令故百官公卿表於孝文元年書郎中令張武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補注周壽昌曰案喋自爲唼喋之喋司馬相如傳唼喋菁藻注唼喋鳥食之聲也正借作唼血訓若口唼之也史記魏豹彭越傳唼血乘勝集解引徐廣喋一作唼足證唼喋二字本通至蹀字從足淮南許注蹈也不能以蹀作喋先謙曰史記作啑啑唼同字周說是也吕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吕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補注

（先謙曰史索隱引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㠯爲得之者㠯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補注先謙曰史索隱云言其固如盤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㠯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㠯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㠯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荊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

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吕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嬗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補注〕宋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先謙曰史集解引張說有此二十字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吕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吕迎代王之意也〔補注〕王先愼曰者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意字之誤也顏云說所以迎代王之意是唐時所見本尚作意不作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補注〕先謙曰高陵馮翊縣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一里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補注〕先謙曰史索隱引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吕下皆迎昌還

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補注〕先謙曰史記璽下有符字通鑑同下文亦言璽符則符字當有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己酉入代邸〔補注〕劉攽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補注〕錢大昭曰服說非也若柴武爲大將軍位在御史大夫之上公卿表不應失書攷高五王傳漢聞齊王舉兵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灌嬰傳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風齊王以兵誅諸呂齊兵不前絳侯既誅諸呂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爲太尉觀本紀元年詔書益封戶邑者止有太尉勃丞相平將軍嬰而無名武之大將軍則其爲灌嬰何疑嬰之大將軍是呂祿等所置故公卿表不載至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其事在三年因濟北王反遣武擊之事已即罷故表亦不載服氏謂文帝即位之初即有大將軍柴武失之遠矣先謙曰錢說是也史記亦誤作陳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補注〕王念孫曰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

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間侯者表皆作郢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
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
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補注〕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爲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
封三王二侯而弘又爲帝非不詳也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
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爲酇侯也〔補注〕先謙曰陰安魏郡縣在今大名府清豐縣北二十里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
也仲名喜爲代王後廢爲郃陽侯子濞爲吳王故追諡爲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喜以子濞爲王追諡爲頃王頃王后封
陰安侯時呂嬃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酇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爲頃王后也案漢嗣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
諸諡爲傾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補注〕齊召南曰林光當作臨光樊噲傳可證先謙曰史記頃王后上有列侯二字索隱頃王
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爲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又云蘇林徐廣葬昭以陰安侯頃王后爲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
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嗣令相會先謙案羹頡侯母亦高帝嫂也非與嗣令外据史記加列侯二字則爲二人明矣官本注合
作郃知上有安字是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
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

佞不材也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補注何焯曰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瑯邪王疏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體矣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如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遂以爲南鄉坐可乎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忘也補注劉攽曰忽言輕易也先謙曰劉說是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補注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蹶賦擲猷駢辭辭黯黯翻佛蹺鬆莫宜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宜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淸淨殿中以虞非常〔補注〕王先愼曰東牟侯自請與太僕俱入淸宮見高五王傳先謙曰嬰夏侯嬰也史集解引靜室作靜宮胡三省云時羣臣雖奉帝卽位而少帝猶居禁中有所屛除也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郞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鎭撫南北軍張武爲郞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閒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閒者猶言中閒之時也他皆倣此〔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先謙曰官本注倣作類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補注〕何焯曰後書注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案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卽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案此說近之又案昭紀始元元年賜民百戶牛酒元紀初元元年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但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妻不別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詔書還復以經曰無

海縣寡惠此兖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或當如章懷之說詔書曰河南則止於河南戶所屬不普洽天下與前書中事不同沈欽韓曰顏說襲姚然長男得爵妻得牛酒兩次丁與妻並不及非普洽之惠也章懷知其不可通以爲此是女戶頭[illegible]賜數賜鄉戶但女戶甚少百戶共賜亦難分布予以爲止就鄉亭中百戶率得牛一頭酒十石不限有爵無爵之妻也酺五

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補注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作餔沈欽韓曰說文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案古者無事不飲酒酒誥曰祀茲酒故假祭名以飲酒因謂賜民飲酒爲酺禮器注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賈公彥云州長黨正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族師卑不得官物爲禮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然則賜酺即是合錢醵飲也先謙曰史索隱出錢爲醵出食爲酺又案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補注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無呂字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

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補注〕宋祁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補注〕王先愼曰東牟侯同時受封賜見傳先謙曰史記有東牟侯劉興居六字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補注〕王啟原曰劉澤王琅邪係奪齊一郡呂台爲呂王以彭城爲國係奪自楚者今諸呂誅呂國廢澤又徙封故仍以其地還齊楚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並載詔議本書以入刑法志又云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爲早晚字也〔補注〕先謙曰說文早晨也从日在甲上蚤齧人跳蟲蚤蚤或體字此假借通用以爲古字則謬矣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先謙曰無也字是也史記亦無天下人民未有慊志應劭曰慊音篋慊滿也師古曰慊快也〔補注〕錢大昭曰史記慊作嗛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嗛於鼻楊倞注嗛當爲慊蓋義與慊同今

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晉灼曰嬗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兄也下有惠仁以好德五字無秉上皆字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補注宋祁曰越本專作傳先謙曰史記亦作專越本誤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

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已撫海内（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景帝名〔補注〕蘇輿曰史記避諱作子某此紀直書子啟蓋親盡不諱也下文句以啟告朕史記亦删啟字）敦厚慈仁（〔補注〕先謙曰史記通鑑皆作純厚荀紀作敦厚從漢書）請建已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己生正嫡但爲後者即得賜爵〔補注〕何焯曰當爲父後正謂嫡長耳顏注非其曰非己生尤乖於理）封將軍薄昭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補注〕何焯曰先建太子後立皇后者時代王王后先卒竇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命得著代之意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蓋周之天子逆后於媯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則不可拘以舊制必貴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衛安於立賤矣此等皆漢事與三代始判分處況此時固亦有長沙王在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已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

之人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阽壁危也曰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弱作溺張照云案宋本無溺也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為泥字之譌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條作修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緜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縣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令長丞尉是為長吏顏以長吏專屬縣令

長非**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補注先謙曰百官志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通鑑胡注引漢官云斗食佐史即斗食令史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補注周壽昌曰行讀如本字顏音非

**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補注吳仁傑曰督有兩義西域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為義晉令云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為責罰復兼察視為言隋志載梁杖督之制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宇文周定五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笞其督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謂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蓋如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為輕笞用竹鞭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笞至露形體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扑刑宋子罕親執以挾築者邪然則督為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爾唐因隋舊督責鞭罰之制併廢不用顏不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為義而已說文督祋同篤音督察也祋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即以督為祋先謙曰督投亦假借通用凡此類言古字少者皆謬

**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謂作爲古謂爲同字又據史記孤兒九歲以下亦得賜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
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補注〕先謙曰二十九山五行志作山二十九所六
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
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史記作乃循從代來功臣循脩因形似而誤詔曰方大臣誅
諸呂迎朕朕孤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
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補注〕蘇輿曰史記已作以以已字通然依本書例作已爲合已
尊昌爲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
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補注〕先謙曰官皆至九卿非詔文詔應云諸從朕六人進秩有差而修史者終言之耳又曰
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已上
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
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文二年書衛尉足史記作定誤也封淮南
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

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鄡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清郭豈初封清郭後改爲鄡乎鄡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度作庶是史記作清郭侯集解引如注清音靜作清

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補注〕錢大昕曰丞字衍周壽昌曰丞字非衍也此故常山王之丞相也百官表諸侯王國景帝中五年始改丞相曰相此在文帝初宜仍故稱表下書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即其例功臣表作常山相無丞字葢省文先謙曰周說是史記亦有丞字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補注〕錢大昕曰丞相薨例書日不書姓惟陳平灌嬰書姓不書日申屠嘉不書日翟方進書姓仍書日

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歲字義異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補注〕王啟原曰三輔不以封列侯列侯食邑近者距長安數百里遠者且千里數千里惟關內侯則食邑關中比於周之圻內諸侯而降列侯一等此列侯乃徹侯故云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王及列侯長子皆稱太子王母稱太后不必天子也下文詔云已立其子太子遂爲趙王皆是先謙曰官本注末無者字史集解引李奇作張晏語微異

十一月癸

卯晦日有食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婺女一度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讁讁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補注何焯曰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補注先謙曰史記士作兆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師古曰匄音蓋匄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徭補注先謙曰官本繇讀曰徭作繇音徭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憪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憪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憪音下板反補注宋祁曰蘇林注文憪字下當有然字先謙曰官

本注貌下無也字遠德謂德及遠外人胡越之屬史集解引漢書音義惆下有然字索隱云蘇說益近其意餘說皆疏是㠯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勑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四字作音勑案此謂京師兵衛其罷衛將軍軍補注先謙曰宋昌所領也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畱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畱纔足充事而已餘皆㠯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補注宋祁曰傳傳舍置廄置案廣雅云置驛也春正月丁亥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吉禮六齊武帝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王儉以爲亥日經籍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辰何佟之云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補注王啟原曰東方朔傳顧成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藉田本紀四年服虔注顧成廟在長安城南此漢藉田定所也孝武耕於上林孝昭耕於鉤盾弄田紀故別著之食貨志云上感賈誼言始開藉田先謙曰官本藉作籍注並同藉籍古書假借通用故藉或爲籍據注應本作籍耒木作藉當正作耤說文耤下

云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耤下云祭耤也一曰草不編狼藉藉下云薦書也 朕親率耕㠯給宗廟粢盛師古曰粢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 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㠯爲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讁作謫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彊闢彊言闢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衛侯曰燬則其義兩說竝通他皆類此〔補注〕王先愼曰衛侯事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賈誼本之顏偶有不照周時尙不許衛侯名辟彊漢初不得取名明矣前說是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閒王〔補注〕先謙曰遂字涉上文而衍 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補注〕朱一新曰諸侯王表代王等均以二月乙卯立與紀差一月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補注〕沈欽韓曰管子桓公問篇舜有告善之旌而

主不蔽也文苑英華盧碩畫諫自注兩漢故事文帝三年于永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鞞身凡五物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設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淮南主術訓舜立誹謗之木高注書其善否於華表木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補注）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貨也故吏得以為大逆先謙曰以與已同劉誤讀史記約下有結字集解引漢書音義云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顏說本韋昭見索隱引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

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用兵取其威武故王銅皆用虎先謙曰郡守史記作郡國守相索隱引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夭喪故不遂其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乏是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勉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十月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在虛八度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遂率列侯之國補注錢大昭曰遂南監本閩本作朕先謙曰官本作朕史記亦作朕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補注錢大昕曰丞相三公除授紀皆不書文三年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以罷太尉書也成帝綏和元年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illegible]根[illegible]爲大司馬以罷將軍書也哀帝元壽二年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以正三公官書也成

帝初即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特書於本紀者著王氏篡國之漸也將相罷免例不書惟建元二年丞相嬰太尉蚡免元壽二年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免獨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補注先謙曰詳長傳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入北地居河南爲寇是也此說倒白羊匈奴王也通鑑胡注此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衛青所奪皆是地也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補注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先謙曰雲陽馮翊縣也遣丞相灌嬰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匈奴傳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五行志云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補注先謙曰高奴在今延安府膚施縣東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皆爲代王時都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

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呂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補注先謙曰高紀功臣表俱作陳武史記同將四將軍補注齊召南曰四將軍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魏遬深澤侯趙將夜見史記將相名臣表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秋天下旱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註誤吏民師古曰註亦誤也音卦補注錢大昭曰註誤本史記張儀傳周壽昌曰顏訓本說文特誤誤於文不辭廣雅註欺也王莽傳臣莽爲受註上誤朝之罪注亦訓欺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補注劉攽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益脫一居字也先謙曰居字不加文意自明非脫也史記亦作與王興居去來去謂倍去來謂來降集解引徐廣云作去去作來來也顏云棄之去而來降則與字意不了信當如劉說添居字矣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興居始舉兵大風直東來直吹其旌旗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郭等諫不聽後遂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官本讀曰二字作音字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六月大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補注〕錢大昭曰王子侯表悼惠王子十人皆以五月甲寅封此作七人又作九月皆誤王鳴盛曰荀紀同表是紀誤先謙曰高五王傳亦誤作七人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補注〕先謙曰坐持兵自衛人告勃反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湻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因即爲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民放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民放倒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補注〕先謙曰賈誼賈山皆諫詳食貨志及山傳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死雍上當更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云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此正釋道死雍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於蜀道死雍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皆其證先謙曰官本脫正文雍字嚴道今雅州府滎經縣治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罳作思王念孫曰江南本是也說文無罳字漢書作罘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罘罳者皆因罘字而誤加网也且顏注罘字有音而罳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先謙曰五行志作罘思通鑑胡注古今注云罘罳屏也又云罘罳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

稱䆁曰浮思蘇鶚演義云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疏虛浮之貌葢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罘罳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罘罳北出也此罘罳當以舊注爲正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補注〕先謙曰賈誼諫見誼傳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補注〕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補注〕先謙曰狄道隴西縣今蘭州府狄道州治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補注〕先謙曰詳溝洫志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

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棨音啟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司關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示示也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如云兩行書繒帛者乃小宰質劑鄭注所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今之券書釋名莂別也大書札中破別之也此又同周官之傳別以帛書故終軍傳謂之繻今謂之路引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少一闢字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蓺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吕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

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補注洪亮吉曰此蓋周禮甸師代王受災眚遺意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晉灼曰廑古勤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勤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補注劉攽曰謂疑當作爲字先謙曰史記作爲古謂爲同字劉說非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功臣表云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亦云徐廣曰卬姓段而史集解引徐說略與顏同益顏胡採他人說而誤以爲徐也匈奴傳云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至彭陽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補注齊召南曰上郡將軍昌侯盧卿也北地將軍甯侯魏遫也隴西將軍隆慮侯周竈也見匈奴傳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補注周壽昌曰顏注約束教令於義複申者重也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却作劫先謙曰官本作劫胡三省云力止也較文說爲合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董赫是董渫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成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內史董赤即依史記欒布傳未嘗爲內史故公卿表不書此文建成侯既衍建字以內史連欒布爲何亦非事實先謙曰齊說固當但董赤爲內史與軍事無涉敘入不倫疑史記誤文故班氏於匈奴

傳但書成侯董赤爲將軍而删樂布然布傳明云孝文府至將軍删布亦未是也匈奴傳無建字與本表及史記合明此建字傳寫誤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補注先謙曰史記壇作墠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補注先謙曰顏注當在左戚下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補注周壽昌曰鄉音享祭義饗者鄉也燕禮注主國君饗時釋文饗本作鄉後書光武紀三年詔有曰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與此意同先謙曰周說是也史記作躬享通鑑作專饗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又云日中有王字玉滿一百九

十五引望氣經同先謙曰成紀在今秦州秦安縣北三十里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卽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補注先謙曰文應說本史記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補注周壽昌曰此漢廷策士之始前此卽位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問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鼂錯以高第由太子家令遷中大夫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補注宋祁曰案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爲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

後字以別初元先謙曰史索隱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言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補注何焯曰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嘗廢也張說仍外戚傳周壽昌曰廢后死不書景帝薄后成帝許后書廢不書死此史例也孝惠后雖廢遷別宮究無明詔廢之故仍書薨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

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吕佐百姓者率意遠思補注蘇輿曰率意猶言極意前詔令三老等率其意以道民亦謂極其意之所至也先謙曰率無極義元成紀多言悉意是也悉率雙聲故字變爲率耳無有所隱補注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錢大昭曰閩本隱字下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蘇林曰棫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云歲入邊殺略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患之乃使使遺書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寍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達遠作遠達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吕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又是史記作又其作吾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吕自寍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惻怛作

怛惕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補注〕錢大昭曰徹古轍字南監本閩本作轍先謙曰官本正文注並作轍史記作結軼以諭朕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補注〕周壽昌曰顏注天子二字失檢匈奴傳解甚明此說爲贅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返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秋大雨爲災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丙辰在東井十三度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爲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

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補注何焯曰後書郡國志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案此則飛狐口即代郡之常山關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關沈欽韓曰史集解引蘇林飛狐在上黨者謂元和志自蔚州飛狐縣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即古飛狐口劉垷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亦謂此道明志飛狐峪在山西蔚州廣昌縣北今爲黑石嶺堡蔚州志飛狐口在州南三十里周壽昌曰百官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師古云免名也此蓋即其人史失姓耳顏云下書姓此亦應是令姓案七年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張武書姓亞夫悍俱未書姓謂景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尙不能稱則英布爲九江王時已稱淮南王景帝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而食貨志於衛青擊胡即稱大司農武帝以後尙稱大農武帝始設三輔而景帝後五年詔已稱三輔蓋補稱或追稱此等處班史無定例也似徐說爲正

**故楚相**

**蘇意爲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補注錢大昭曰漢紀意作隱意隱古通春秋季孫意如公羊傳作隱如沈欽韓曰歐陽忞輿地廣記代州雁門縣有句注山一名西陘山方輿紀要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句注陘先謙曰匈奴傳云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補注錢大昕曰景帝中二年始改郡守曰太守此太字衍本傳無太字先謙曰史記亦無太字

**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補注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何焯曰屯與次異屯有分地次備警發也沈欽韓曰御覽百九十引三輔故事曰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激是也石激西有細柳倉元和志細柳倉在咸陽西南二十里周亞夫軍細柳此是又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南三十二里別是一細柳案張說在昆明池南者是長安之細柳原非此細柳也

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補注蘇輿曰祝茲侯史記不書名祝茲史表作松茲侯徐厲本書功臣表厲以呂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孝文七年康侯悼嗣穀月據紀是年厲爲將軍則表載薨年誤厲薨當在六年春後或在明年悼嗣封後爲將屯將軍隕金革無辟禮宜然也自呂后四年至孝文後七年表當云二十七年薨七年上亦奪後字史記絳侯世家及本書周勃傳並云是年徐厲屯棘門知非紀誤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蝩蝗音胡光反蝩音鍾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蝩作蝽五行志作春天下大旱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民民得賣爵補注先謙曰史索隱引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

欲錢故聽買賣

七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辛未朔月有食之）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三字作二）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奚何也）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㠯破業重服㠯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㠯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㠯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㠯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㠯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補注王先慎曰天下當有地字天地之靈與下社稷之福文正相對此脫地字耳史記作賴天地之靈是其證）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四方之內無四字通鑑注引作四方之內）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

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可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補注]劉攽曰與讀曰歟之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王念孫曰天年下脫終字當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史集解引如注曰下有與發聲也四字顏刪之非也此與高紀爲民與苦甚之與皆助句之詞左傳二十三年傳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顛請許縱殺解枚穎襄二十九年傳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晉語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韓雜齒日又左昭十七年傳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為語助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書序成王踐奄鄭讀踐為翦釋名三年

之纕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此漢人古義伏說是王先愼曰
此及下經帶無過三寸皆指給喪事者言之後漢禮儀志佐史召
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尼爲此文無
斬衰之確證伏說是既曰衣冠其無跣足不待言也先謙曰此史集
解引伏儼作服虔索隱云漢語荀爽所作又案荀紀皆無
跣作皆無跣足通鑑亦作跣跣皆主孟說然不如伏義之長
絰帶無
過三寸補注錢大昭曰姪當爲經南監本閩本及漢紀竝作經先謙曰官本作經史記同
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
應說是也補注李慈銘曰服說是也古之衣車皆有布喪事素車
用自布不得禁之此自以陳設車器爲言若如
應說則及兵器雜之解豈有以布裝兵器者乎
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補注王先愼曰後漢悉沿此制詳見續志
禮畢
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下臨字是也非臨時禁宮中無得擅哭哭下
自不得再有臨字此誤衍
呂下
師古曰爲下棺也音義與荀紀同
先謙曰荀紀亦無臨字補注先謙曰呂與已同下葬也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
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
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
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月

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補注〕劉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何焯曰史家隱以下謂柩已下於壙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斷自已葬之後矣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顏劉之駁正者是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閻若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爲始二案宗元顯譌記計祝日諸之

宅不在令中者皆已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絕其水名以爲陵號

歸夫人已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所幸愼夫人以下至少使使得令嫁帝殆有鑒於呂戚之事

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補注〕朱一新曰案史記將相名臣表作捍索隱云一作悍徐廣云姓徐一名厲即祝茲侯也據表尚有詹事戎奴亦爲車騎將軍蘇輿曰徐以

悍爲祝茲侯不誤至云一名厲則誤合兩人爲一悍當爲悍形近致誤郎徐厲之子也厲薨悍嗣表文可考不書祝茲侯從其官號耳史表稱屬國悍亦悍之誤

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塡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以爲塡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

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郎張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臧作藏

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補注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中民此避唐諱改蘇輿曰古者言金以斤計斤率二十兩與今以十六兩爲斤者異齊策高誘注二十兩爲一金趙岐孟子梁惠篇注二十兩爲鎰公孫丑篇注古以一鎰爲一金是也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公羊隱五年傳何注百金猶百萬也此百金是金百斤直錢百萬漢金價賤故高祖賜家令則五百金子陳平則四萬金唐太宗以孔穎達等善諫太子賜金一斤觀遊[illegible]是金至唐

價貴矣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王符傳注引前書音義云弋厚也集韻黖皂也廣韻又作袚云黑衣按以弋爲皂者據賈誼言自衣皂綈疑皂乃帛之誤說文綈厚繒也則訓弋厚者是也何必定以黑色爲衣乎又古今注云文帝履不借視朝 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補注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沈欽韓曰晉書索綝傳三秦人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中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案本紀言加此則是帝崩後臣子違其素志也 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爰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孝成帝問劉向曰後世

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文王此語從何生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大小至郎便從谷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補注何焯曰貢禹言文帝貴廉潔賤貪汙吏坐臧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是帝之為政不專於寬也特刑不濫耳張武舊勛受賂不飭未至大惡故加賜以媿之豈概施諸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手哉嗚呼仁哉

文帝紀第四 終